墨子閒詁

孟子以楊墨並言辟而闢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尚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

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攷異
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
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
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
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薶終古矣
國朝鎮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
涂徑既闢奧窔粗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
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
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
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衇摘無遺旁行
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
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

足序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即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敝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

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荅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與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悼於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蓺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盭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笮洙泗齗齗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寧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駮甄其純實可取者葢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

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尠故挩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叚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鎭洋畢尙書沅始爲之注蘇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刱通涂徑多所諟正余昔事讎覽旁摭眾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氏祇前五卷大致與道藏本同）顧千里校道

藏本。藏本明正統十年刊，畢本亦據校定，而不無舛譌。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李本，未知孰是。明槧諸本大氐皆祖藏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曆閒倣刻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尚完具，所附校異文閒有可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尚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攷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恉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淩襍，檢攬舊校，疑滯殊衆，辥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憙，以爲不繆者，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據宋槧本淮南子及晁公武讀書志。閒者，發其疑啎；詁者，正其

訓釋今於字誼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
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睎慕而不能逮
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𢿱𦎫二文今本
竝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
葢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
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
尚同篇引術令即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
文尚書不知術爲說之叚字遂攟其文竄入大禹
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虖池之瀆召之邸即孫炎
本爾雅釋地之昭餘祁亦即周禮職方氏之昭餘
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

矣非攻篇之不著何郎周書王會之不居何畢氏
不憭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
鬼篇迓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迓即孟子禦人於國
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壞坦折即周禮硩蔟氏之
硩今本迓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
改遂重悂貤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𣏟
靳雉已卜於白若之龜𣏟即盛之籀文亦即伯益
與漢書述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𣏟靳雉已
譌作翁難雉乙又挩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
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
侍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
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

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蠡管證厥違迕它若經說篇之蝡爲蚓虎爲霍兵法諸篇之誤爲順又爲類苡爲芸桴爲杯其跂互尤不易理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譌挩之文舊校精塙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定者則箸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恉俾二千年古子蠭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竟復記於後詒讓

墨子目錄一卷 道藏本及明鈔本刻本並無目錄此畢氏所定依意林爲第十六卷今從隋志別爲一卷

七三五十三三篇未知孰是

備高臨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依備城門篇所列攻具十有二臨第一鉤第二則此篇疑當爲備鉤

□□第五十五備城門篇十二攻具衝第三則此篇疑當爲備衝詩大雅皇矣孔疏引有備衝篇蓋唐初尚未佚也

備梯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十二攻具梯第四堙第五則此篇疑當爲備堙

備水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十二攻其水第六穴第七突第八空洞第九蟻傳第十今唯闕備空洞一篇其文又不當列水突之閒豈爲後人所竄亂與

□□第六十

襍守第七十一

畢沅云校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詒讓案馬本梁庾仲容子鈔見高似孫子略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為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篇而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雜守為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誤為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誤也其十篇者藏本并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實止五十三篇耳詒讓案荀子修身篇楊注云墨子著書三十五篇疑

當作五十三篇或唐中葉以後此書郎存闕佚篇數已與今本同也然詩正義引備衡篇則尚存其目而不知列在第幾太平御覽引有備衡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尚多存與詒讓案御覽多本古類書不足證北宋時此書尚有完本也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臺會洪之郎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潛谿諸子辯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詒讓案此即中興館閣書目所載別本書錄解題亦著錄黃氏日鈔諸子云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稱者多衍復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又吳師道戰國策校注五引兼愛中篇楚靈王好士細腰數語云今按墨子三卷中無此文三卷者別本也古墨子篇數不止此是陳直齋黃東發吳正傳所見墨子皆此十三篇本也又有可疑夫墨子自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尚賢尚同各三篇文

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據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修身六篇爲經詒讓案南宋別本不如是畢說非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詒讓案此說亦非詳親士篇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尚存詒讓案鄭焦二志多存虛目不足據卒亦不傳何也若錢曾云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即今五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洪頤煊云墨子今本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凡七十一篇內闕有題八篇無題十篇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

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是無題十篇宋本已闕有題八篇闕文在宋本已後讀書叢錄・詒讓案道藏本即從宋本出有題八篇宋本蓋已闕其說未塙

墨子閒詁總目

大凡十有九卷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閒還甲午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奧衍劉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塙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牘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迻錄別冊存之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雅生運判武祥藏有先生手稾本急屬鶴亭馳書求假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參日余前補定經下篇

句讀頗自矜爲𠛬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審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旣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假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閒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删節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闇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恉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摹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

推其末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并識之以見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睎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籀廎居士書

墨子閒詁卷一

瑞安孫詒讓

親士第一 畢沅云眾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案畢說未以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為墨子所自著之書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尚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為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尚正與儒言相近遂舉以冠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說文思部云慮謀思也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畢云正讀如征王念孫云畢讀非也爾雅曰正長也晉文為諸侯盟主故曰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尚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凡墨子

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謂爲長卽謂爲君皆非征伐之謂案王說是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云正治也亦非

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

蘇時學云醜猶恥也詒讓案呂氏春秋不侵篇欲醜之以辭高注云醜或作恥

而尚攝中國之賢君。

畢云尚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聶合攝同聶案畢說未允攝當與懾通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震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此義與彼同謂越王之威足以攝中國賢君也

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

畢云猶曰安其大儀廣雅云抑安也俞樾云抑之言屈抑也抑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義未得案俞說是也

太上無敗

畢云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案太上對其次爲文謂等之最居上者不論時代今古也畢引老子注義與此不相當

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

言以親士故能用其民也

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

足心也。畢云言不肎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畢云言自處於難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義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內下畢增不字云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俞云內當作衲即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體作衲又闕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不字殊失其旨案俞說近是雖襍庸民、終無怨心、畢云言遺佚不怨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偪迫也偪臣謂貴臣權重迫君然此與諂下同舉而對弗弗之臣爲文則不當云偪臣偪疑佞之譌諂下傷上、畢云言佞人病國與偪臣同君必有弗弗之臣、弗讀爲咈說文口部云咈違也上必有詻詻之下、廣雅釋訓云詻詻語也周禮保氏鄭康成注云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莊子人間世篇釋文引崔譔云逆擊曰詻案詻洪頤煊謂與詩同近是詳後畢云禮記云言容詻詻鄭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

延延而支苟者詻詻

畢云支苟二字疑義洪頤煊云

延延長也支苟當是致敬之譌

詻詻與諤諤同言分議者皆延延以念久長而致敬

者又諤諤以盡其誠卽上文所謂上必有詻詻之下

也蘇云支苟二字疑敬字之說俞云支苟乃積檢二

字之段音說文禾部檢積檢也徐錯曰積檢不伸之

意然則積檢者詻詻殆請在下位者或爲上所後墜

而不得申亦必詻詻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

上必有詻詻之下是也案洪謂苟爲敬字之譌是也

而以支爲致則末塙俞說尤誤以文義推之支疑當

爲交形近而譌經說上篇圖規寫交也令本交亦誤

支是其證敬讀爲儆交儆謂交相儆戒也苟卽敬之

壞字國語楚語左史倚相見申公子亹曰唯

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予韋注云交夾也

焉可以

長生保國

王云焉字下屬爲句焉猶乃也

言如是乃可以長生保國也

臣下重其

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

畢云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

言也喑宋齊謂兒泣不止曰

喑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喑於金於甘二

切啼極無聲也則作喑亦是諂讓案喑瘖字同尚賢

下篇有瘖字晏子諫下篇云近臣嘿違臣瘖又云朝

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闇矣下無言則吾謂

之瘖上無闇則吾謂之聾說苑正諫篇晏子云下無

言則謂之喑喑卽瘖也又穀梁文六年傳云下闇則

上聾闇與喑瘖字亦通遠臣則唫、范望太玄經注云唫猶噤也亦與吟同文選注蘇子卿古詩
李善注引倉頡篇云吟歎也漢書息夫躬傳顏師古注云唫古吟字畢云與噤音義同史記蒯通曰吟而
不言索隱云吟音巨蔭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蘇云唫心為韻諂諛在側、
善議障塞、蘇云側塞亦為韻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
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畢云歸讀如齊人歸女樂
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說文金部云錐銳也釋名釋用器云錐利
也此其銛。畢云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
挫、有五刀、此其錯、廣雅釋詁云錯磨也畢云言磨錯之利錯者必先靡。
䃺之段字今省作磨謂銷磨也畢云挫靡為韻靡字麻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
伐、畢云招與喬音相近竭伐為韻案畢說是也經說下篇橋衡之橋亦作招可證靈龜近灼、
神蛇近暴、畢云灼暴為韻俞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上文曰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
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然則甘井四喻正承上文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𣥚近字古文作𣥚

篆書作光兩形相似而誤案俞說是也意林引此二句近正作先莊子山木篇亦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暴蛇者蓋以求雨淮南子齊俗訓云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許慎注云黑蜧神蛇也潛於神淵能興雲雨春秋繁露求雨篇云春旱求雨暴巫聚蛇

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

抗亢聲類同莊子刻意篇云刻意尙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釋文李頤云窮高曰亢蘇云抗猶抗直

孟賁之殺其勇也

孟子公孫丑篇僞孫奭疏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史記范雎傳集解引許慎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並云孟賁衛人案依世紀說則賁在墨子後此文蓋後人所增竄

西施之沈其美也

蘇云案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其言與此合是吳亡西施亦死也墨子書記當時事必有據後世乃有五湖隨范蠡之說誣矣詒讓案吳越春秋逸文見楊慎丹鉛錄引修文殿御覽

吳起之裂其事也

淮南子繆稱訓云吳起刻削而車裂亦見氾論訓及韓詩外傳一呂氏春秋執一篇高注史記本傳不云車裂蓋文不具畢云謂事功蘇云墨子書見楚惠王而吳起之死當悼王二十一年上距惠王之卒已五十一年疑墨子不及見此事此蓋門弟子之詞也注中說同案

魯問篇墨子及見田齊大公和和愛命爲諸侯當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僅五年耳況非樂上篇說齊康公興樂萬康公之薨後在起死後二年然則此書雖多後人增益而吳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見明矣蘇說攷之未審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

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說文谷部云泉出通川爲谷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畢本作非一水之源也云舊云非一源也据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表引此與舊同蓺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鈔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脩身云原獨者疏不精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

非舊文也王云此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今本脫之水二字而一源二字則不誤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引此並作非一源之水初學記地部中引作非一源之流流字雖誤而一源二字仍與今本同畢謂初學記作一水之源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引作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狐皆節去下二字而一源二字亦與今本同其藝文類聚衣冠部引作非一水之源者傳寫誤耳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

千鎰之裘

畢云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待女以千溢只作溢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案貴義篇本作千盆非益字畢誤

非一狐之白也

玉藻云君衣狐白裘淮南子說山訓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眾白也晏子春秋外篇云景公賜晏子狐白之裘玄豹之茈其貲千金漢書匡衡傳顏注云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

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

畢云惡讀如烏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俞云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上已當爲人己之己此文本云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同方謂同道也同己謂與己意同也聖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己意同故曰夫

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讀畢曲爲之說非是案前說近是盭非兼王
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說文日部云昭日明也中庸鄭注云昭昭猶耿耿小
明也大水不潦潦畢云說文云潦雨大兒然此義與明曉同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也大
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畢云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云
堯猶嶢嶢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此與上云王德不相蒙疑上句者字當爲若若乃連
讀爲更端之詞下三語卽承此言之其直如矢其不如砥不足以復萬
物是故谿陜者速涸說文谷部云谿山瀆無所通者自部云陜隘也俗作陜狹非畢
云說文云涸渴也讀若狐貉之貉逝淺者速竭王引之云逝淺二字義不相屬逝當爲遊
俗書游字作遊與逝相似而誤遊卽流字也曲禮注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釋文遊作游云徐音流流
淺與谿陜對文前云逝當讀爲遊古字通也詩有杕之杜篇噬肯適我釋文曰噬韓詩作逝然則逝之通
作莅猶逝之通作噬也成十五年左傳則決睢澨楚辭湘夫人篇夕濟兮三澨杜預王逸注並曰澨水涯
澨淺與谿陜對文因叚逝爲澨其義遂晦案王說近是境埆者畢云境埆當爲磽确礐石也見

說文俗寫从土何休公羊學曰墝埆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湻澤不出宮中，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湻厚也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

畢云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前云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以戰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與今本不同然有君子字卽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言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義同案說苑建本篇載孔子語與此略同君子似非衍文亦見家語六本篇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置與植通詩商頌那置我鞉鼓鄭箋云置讀曰植方言云植立也前云者衍字也下文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上句故無者字是其證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曲禮云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穎達疏云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案古多稱父母為親戚詳

兼愛下篇此則似通內外族姻言之與孔義同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爾雅釋詁云業事也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畢讀句見。毀畢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之畢本譌于今據道臧本正王校同畢云玉篇云慝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王云譖慝即讒慝僖二十八年左傳閒執讒慝之口是也讒與譖古字通故小雅巷伯篇取彼譖人緇衣注及後漢書馬援傳並引作取彼讒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讒慝之言也故下文曰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睽之賁云批捐之言我心不快批扞即批捍也畢云說文云扞忮也玉篇云扞古安切又胡旦切擾也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畢云當讀如根荄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畢云說文云詆訶也訐面相斥罪也玉篇云詆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逾當讀爲偷同聲段借字此與力事日彊文相對禮記表

記云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鄭注云偷苟且也此義與彼正同
設壯日盛
畢云設壯疑作飾莊
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
畢云字當爲羛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王引之云弗於聲義均有未協弗當作幷幷古文我字與弗相似故譌作弗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幷是其明證羛之從幷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下重文未載古文作幷故於此亦不知爲幷字之譌蓋鐘鼎古篆漢人亦不能偏識也
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
馴猶雅馴史記五帝本紀云不雅馴張守節正義云馴訓也案馴訓字通周禮地官敘官鄭眾注云訓讀爲馴訓與爾雅釋訓義同謂出口者皆典雅之言
暢之四支
說文肉部云胑體四胑也或作肢支卽胑之省易坤文言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孔穎達疏云四支猶言手足
接之肌膚
小爾雅廣詁云接達也亦與挾通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古文挾皆作接俗作決義並同呂氏春秋論威篇云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挾固高注云捷養也案捷接字亦通高失其義
華髮隳顛
道藏

本顚作巔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也畢云噂字當爲墮詒讓案說文彡部云鬌髮墮也頁部云顚頂也墮與鬌通墮顚卽禿頂新序雜事篇云齊宣王謂閭丘卬曰士亦華髮墮顚而後可用耳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畢云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俞云徧亦辯也儀禮鄉飲酒禮眾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擩于三豆今文辯皆作徧是辯徧通用物言徧是非言辯異而義同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畢云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危也言本不固者其末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已非塙詁又引說文以幾爲禾則失之愈遠矣雄而不脩者，畢云雄猶勇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畢云耗从耒非玉篇云秏可到切減也詩云秏斁下土又云秏正作秏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

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蘇云圖謀也春秋傳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畢云彼當為非）在身而情、（當為情形近而誤上云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情）反其路者也。（路當為務卽蒙上務為智務為察而言諸違反其所當務之事明鬼下篇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義與彼同畢讀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九字句云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气有欲者失之）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戴載古通春秋隱十年經伐戴穀梁作伐載釋名釋姿容云戴載也）思利尋焉、（儀禮有司徹賈公彥疏引服虔左傳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畢云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畢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蘇云篇中言中山尚宋康皆墨子後事而禽子爲墨子弟子至與傳說並稱此必非墨子之言蓋亦出於門弟子注中云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案此篇固不出墨子但中山尚疑即桓公時代正與墨子相及蘇說未審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

言字疑衍公羊隱十一年何休注云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列子天瑞篇張注云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染於蒼則蒼

廣雅釋器云蒼青也

染於黃則黃

韓詩外傳云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淮南子說林訓云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

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

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注云玄其六入者與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必讀爲畢左隱元年傳同軌畢至白虎通義崩薨篇引畢作必是其證言五入畢而爲五色也高誘云一入一色畢云一本無必字

而已則爲五色矣

畢云呂氏春秋無則字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

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治要作可不慎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畢云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有節文舜染於許由、高誘云許由陽城人堯聘之不至伯陽。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聃也詒讓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注云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以成功也御覽八十一引尸子云舜事親養老爲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雉陶方回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陶潛聖賢羣輔錄引皇甫謐逸士傳舜友七子亦有伯陽韓非子說疑篇作晉伯陽漢書古今人表作柏陽北堂書鈔四十九引尸子作柏傷此伯陽自是舜時賢人高以爲老子繆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高誘云仲虺居薛爲湯之左相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高誘云所從染得其人故曰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高誘云蔽猶極也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高誘云稱美其德以爲喻也夏桀染於干辛、畢云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又慎大

云桀爲無道干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苑云桀用干莘班固古今人表云
干辛崇侯與之爲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苑詒讓案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桀用羊辛漢書顏注云干莘
桀之勇人也抱朴子良規篇亦作干辛推哆畢云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
戲生列兕虎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推侈詒讓案推哆晏子春秋諫上篇賈子新書連語篇作推侈韓子
說疑篇又作侯侈淮南子主術訓又作推移推抱朴子良規篇作推哆與此同殷紂染於崇
侯惡來。高誘云崇國侯爵名虎惡來嬴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史記秦本紀云蜚廉生惡來惡來
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厲王染於號公長
父。治要作文誤畢云呂氏春秋厲作號注云號榮二聘士其春案苟子成相篇楊注引墨子作纓公
長父呂氏春秋當染篇厲王染於號公長父纓卿號字之謂今本作厲字又後人所改蘇云厲公號君謚
諡議案苟子成相篇云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彘楊注引此云嬴公與孰公不同不知孰是或曰孰公
長父即詩云皇父也孰或作郭案苟子別本作郭與呂覽合是也號郭古通洪以虢爲號之譌亦近是蘇
以厲爲號公諡未墕竹書紀年厲王三年淮夷侵洛任命號公長父伐之不克後漢書東夷傳作號仲今

杈紀年出於摭榮夷終呂氏春秋當染同國語周語
拾未知足據否厲王說榮夷公爲卿士韋注
云榮國名夷謚也書敘有榮伯史記周本紀集解引
馬駰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貞公蓋
榮伯之後畢云終一本作公史記厲王
好利近榮夷公蘇云終或榮夷公名幽王染於傅
治要作幾蘇云傅公夷無攻國語惠王時
公夷有傅氏注曰傅氏狎姓也在周爲傅氏蔡公。
穀畢云蔡一本作祭呂氏春秋作虢公鼓祭公敦論
讓案高誘謂虢公鼓郤虢石父見國語晉語
鄭語未知是否蘇云蔡公穀呂覽作祭公敦竊謂當
從呂覽作祭公爲是祭爲周畿內國周公少子所封
自文公謀父以下世爲卿士於周隱元年所書祭伯
來者卽其後也若蔡當幽王時雖有蔡侯所事不聞
史有名穀者
案蘇說是也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
下僇高誘云不當者不得其人僇辱也舉天下不義
僇治要作戮畢云此戮字假音
辱人必稱此四王者舊本稱下挩此字今據道藏本
補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
當染亦同高誘云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
稱其惡以爲戒也
犯高偃。齊桓晉文下治要並有公字畢云未詳呂氏
春秋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王云高當

爲尊尊即城郭之郭形與高相近因稱爲高賈子過
泰篇據億丈之章今本尊稱作高墨子多古字後人
不識故傳寫多誤耳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郭偃
韋注曰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商子更法篇韓子南面
篇並與晉語同呂氏春秋作郤偃郤即郭之稱非郤
氏之郤也太平御覽洽道部一引呂氏春秋正作郭
偃梁王繩云高與郭聲之轉也俞云高亦可讀如郭
詩縣篇毛傳曰王之郭門曰泉門郭偃之爲高偃猶
郭門之爲 左宣十一年傳楚令尹爲
皐門也 楚莊染於孫叔艾獵城沂孔劉達疏引服
虔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洪适隸釋漢孫 沈尹
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不郟何據
畢云呂氏春秋作沈尹蒸又贊能有沈尹楚楚莊王
欲以爲合尹沈尹楚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蔑者
聖人也又蔿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中巫高謗曰沈
縣大夫新序作沈尹竺案申尹莖巫竺皆字之誤李
惇云宣十二年左傳郯之戰孫叔敖令尹也而將中
軍者爲沈尹莊云沈或作寢寢縣也韓詩外傳所藏
楚樊姬事與淮南子新序正同但淮南新序並曰虞
邱子惟外傳則曰沈令尹乃知沈尹即虞邱子令尹
者其官沈者其氏或食邑也案李箴是也沈尹莖呂
氏春秋察傳篇又作沈尹策字形並相近未知孰爲
正也至余知古諸宮舊事作沈尹華以呂氏春
秋去有篇致之乃楚威王臣蓋誤并爲十也 吳闔

閭染於伍員閭呂氏春秋當染篇作廬左昭二十七年傳史記吳世家同此及後非攻中篇
並作閭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淮南子泰族訓吳越春秋同文義當染作文之儀畢云呂氏春秋
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庚公差孟子云之斯專諸史
記云設諸音之轉[illegible]越句踐染於范蠡高誘云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
種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鄉人詒讓案文選豪士賦序李注引吳越春秋云
文種者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太平寰宇記說同呂覽注鄉即郢之譌此五君者所染
當舊脫者字今據治要增與呂氏春秋合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治要
無功字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治要長作張畢云呂氏春秋長作張胜作
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詒讓案左哀五年傳初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此長柳朔王胜即張柳朔王生呂覽與左傳同長柳古複
姓漢書藝文志有長柳占夢但據左傳則朔生乃范氏之賢臣朔并死范氏之難與此書異或所聞不同
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畢云呂氏春秋作黃藉秦非高誘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

子之子荀子也黃藉素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弃晉爲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詒讓案呂覽注荀子當作荀文子即寅盜也見定八年左傳

吳夫差染於王孫雒

雒畢校改雄云舊誤作雒盧文昭云令外傳吳語王孫雄舊宋本作王孫雒墨子所染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吳外傳越絕請糴內傳皆作王孫駱說苑雜言篇作公孫雒唯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王孫雄史記越世家作公孫雄宋公序作國語補音定作雄字且爲之說曰漢改將爲雒疑雒字非吳人所名今按宋說殊誤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熒雒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伊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是漢以前本有雒字豈東京剏製此字乎以駱字證之則雒字是矣顧廣圻校同王云盧說是也隸書雄字或作雄與雒相似故雒誤爲雄困學紀聞左氏類引國語呂氏春秋並作雒韓子說疑篇有吳王孫頟頟即雒之稱則其字之本作雒益明矣

太宰嚭

定四年左傳云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嚭晉伯宗之孫楚州犂之子詒讓案嚭爲伯州犂孫史記吳世家越絕書吳越春秋杜預春秋釋例說並同唯高誘呂氏春秋當染重言兩篇注以爲州犂之子誤也國語吳語韋注誤與高同

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

畢云

搖一本作瑤詒讓案呂氏春秋當染亦作搖高誘注云知瑤宣子申之子襄子也國武二人其家臣國語晉語云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韋注云伯國晉大夫知氏之族左哀二十三年傳晉荀瑤伐齊將戰長武子請卜杜注云武子晉大夫家知國張武蓋卽知伯國長武子也長張字通淮南子人閒訓云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

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

畢云偃呂氏春秋作椻高誘注云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蘇云中山爲魏之別封非春秋時之鮮虞也魏文侯滅中山而封其少子摯至赧王二十年爲趙武靈王所滅其君有武公桓公見世本此名尚者當爲最後之君案中山卽春秋之鮮虞左傳定四年始見於傳其初亡於魏文侯十七年使樂羊圍中山三年滅之以其地封子摯後摯立爲太子攺封次子摯後中山復國又亡於趙則惠文王四年滅之並見史記魏趙世家及樂毅傳據水經滱水酈道元注及太平御覽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並謂中山桓公爲魏所滅則尚或卽桓公墨子猶及見之高蘇以爲魏別封非也至列子仲尼篇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並云魏中山公子牟高誘張堪皆謂魏伐中山以邑子牟然魏牟與趙平原君秦魏冄范雎同時其時中山入趙已久安得尚屬魏則牟

所封必非鮮虞之中山而偷亦必非牟後殆無疑義張湛又以子牟爲魏文侯子蓋提牟與摯爲一人其說尤謬則楊倞已疑之矣畢引高說而不審校其時代亦其疏也

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

佃道藏本作伷非畢云呂氏春秋訓作田是作酲誤詒讓案宋王偃爲齊潛王所滅諡康見國策宋策呂氏春秋作宋康王荀子王霸篇又作宋獻倗不禮荀子解蔽篇楊注引亦作田不禮漢書古今人表有田不禮則似據趙世家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云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荀子解蔽篇亦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戴子又云唐鞅戮於宋皆其事也史記趙世家載趙主父使田不禮相太子章後爲李兌所殺事當宋康之末年或即一人先仕宋而後仕趙與蘇云宋康之亡當楚頃襄王十一年上去楚惠王之卒一百四十三年此不獨與墨子時世不値且與中山之亡相距止數年而皆在孟子之後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則中山未亡言宋王行仁政則宋亦未亡若此書爲墨子自著則墨子時世更在孟子之後不知孟子之闕墨子正在墨學方盛之時其必不然也審矣

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

殘亡，畢云家呂氏春秋作皆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荀子禮論篇云先祖者類之本也楊注云類種也逸周書嘗麥篇云殷無類於冀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畢云擾擾字之誤經典通用此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廣雅釋詁云理道也行理性於染當。畢云性當爲生一本作在誤詒讓案治要及呂氏春秋並作生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高誘云論猶擇也而佚於治官。佚治要作逸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逾治要並作愈呂氏春秋當染同高誘云愈益也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高誘云不知所行之要約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高誘云所從染不得其人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以後至篇末與呂氏春秋當染篇文絕異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畢云理猶治詒讓案理亦

道也則段干木畢云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貢段干木學于子夏詒讓案呂覽尊師篇又
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史記老子傳集解云段干是魏邑名也魏世家有段干木本盍因邑
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禽子詳公輸篇畢云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
墨子許犯學于禽猾蓋此稱禽子則墨子門八小子之文矣傳說之徒傳說見尚賢中篇此
與段干木禽子並舉似不類疑後人所增貫也是也。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名篇云
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創作比周左文十八年傳云頑嚚不
友是與比周杜注云比近也周密也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
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蘇云春秋時子西有三一爲鄭
公孫夏一爲楚鬭宜申一爲楚公子申茲所舉蓋鬭宜申也畢云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
才非玉篇云刀丁幺切亦姓俗作才案論語憲問篇或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集解馬融云子西鄭大夫或
曰楚令尹子西此子西或亦斥楚公子申蘇說未塙易牙豎刀竝見公羊僖十八年傳左傳二年傳作寺
人貂杜注云寺人奄官豎貂也貂刀字通詩曰必擇所堪畢云堪當爲媅字假音王云媅

誠爲樂與染義無涉堪當讀爲湛湛與漸漬之漸同說文作㶒云漬也月令湛熾必絜鄭注曰湛漬也內則說八珍之漬云湛諸美酒注曰湛亦漬也考工記鍾氏以朱湛丹秫注曰鄭司農云湛漬也玄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是湛與漸同湛漬皆染也楚辭七諫曰漸染而不自知兮王注曰稍漬爲漸汙變爲染考工記鍾氏注曰漬亦染也必擇所湛猶云必擇所染耳荀子勸學篇曰蘭槐之根是爲茝其爾之漸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晏子春秋襍篇曰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說苑雜言篇曰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義並與墨子同素王說是也蘇云此蓋逸詩

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畢云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爲法度之義儀義如僤天儀之儀說文云儀榦也儀與儀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詁讓案爾雅釋詁云儀榦也與說文樣說解同管子形勢解篇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篇所論蓋天志之餘義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舊本脫今據羣書治要增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畢云此縣挂正字詒讓案考工記輿人云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莊子馬蹄篇云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卽此義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俞云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竝無五者詒讓案以考工記校之疑上文或當有平以水三字蓋本有五者而捝其一與巧者能中之。畢云史記索隱云倉頡篇云中得也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畢云說文云仿相似也放與仿同猶逾已。畢云猶勝于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治要無所字下同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畢云說文云辯治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當與嘗通嘗試也詳天志下篇

王引之云當並與儻同畢云奚若與何如同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學謂師也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下舊有而可二字王云既言莫可以爲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二字此涉下句而衍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治要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

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治要知天下有之字）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大小治要作小大）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畢云當牛羊）豢犬豬也。（畢云說文云犓以芻莖養牛也豢以穀圈養豕也玉篇云犓則俱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蘇云案犓乃芻牛兩字而誤合爲一者文當云芻牛羊）絜爲酒醴粢盛，（畢云潔字正作絜說文云粢稷也粢稻餅也然則粢盛之字作齍）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知天欲人

相愛相利，舊本無知字治要同王云是以下有知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正與是以知相應案王說是也今據增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畢云舊脫愛字以意增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廣雅釋詁云賓敬也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廣雅釋詁云詬罵也左昭十二年傳楚靈王投龜詬天而呼釋文云詬詈辱也其賊人多，其賊舊本作賊其俞云技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多故天福之相對案俞校是也今據乙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遂與隊通易震遂泥釋文云遂荀本作隊俗作墜義同淮南子天文訓高注云隊隕也身死為僇於天下，僇治要作繆大學辟則為天下僇矣孔穎達疏云僇謂刑僇也荀子非相篇云為天下大僇楊注云僇與戮同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

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以下三篇所論皆節用之餘義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畢云當爲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洪云邊當是適字之譌古敵字多作適言敵國至境而四鄰莫救故可患也 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游者愛佼，舊本持譌待愛佼譌憂反羣書治要引待作持反作佼王云待當爲持憂反當爲愛交呂氏春秋愼大篇往持猶守也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交皆爲己而不爲國家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養交與愛交同意今本持作待愛交作憂反則義不可通逸周書大開篇禱無愛王今本愛譌作憂隸書交字或作友與反相似而譌俞云王說是矣然以憂爲愛字之誤恐未

必然古書多言持祿養交豈言持祿養交者且持養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高尊豐祿以持養之呂氏春秋長見篇中侯伯善持養吾意並以持養連文墨子天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此文既云持祿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蓋本作恙交恙即養之段字古同聲通用後人不達段借之旨改其字作憂而墨子原文不可復見矣案王校是也今據正佼即交字通今從治要正管子七臣七主篇云好佼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云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明法解云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為主用並以佼為交此云愛佼猶管子云好佼務佼也韓非子三守篇云羣臣持祿養交苟子臣道篇云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諸書並云持祿與此書同而養交之交則與此書微異俞校必欲改憂為恙以傅合之則又求之太深恐未塙

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舊本臣字不重今據羣書治要補拂治要作咈案咈正字拂段字說文手部云拂過擊也口部云咈違也荀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楊注云拂違也賈子保傅篇云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書堯典咈哉偽孔傳云咈戾也

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

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
所忠者不信，上句信字舊本譌言，又無兩者字，今據羣書治要補正。六患也。畜
種菽粟，畜，治要作蓄，字通。畢云：菽，正爲尗。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
事之，畢云：舊脫以字，一本有。詒讓案：羣書治要亦有以字。荀子正名篇楊注云：事，任使也。賞賜
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
無，疑當爲亡。畢云：國、稷爲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畢云：城、傾爲韻。七患
之所當，國必有殃。畢云：當、殃爲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
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畢云：仰、養爲韻。民無食
則不可事。畢云：食、事爲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
用不可不節也。力，畢本作立，云：立、節爲韻。案：畢本譌，今據道藏本及明刻本正。王云：畢說非也。古音立在緝部，節在質部，則立、節非韻。原本立作力，力在職部，力、節亦非韻。五穀盡收，
則五味盡御於主，獨斷云：御者，進也。凡飲食入於口曰御。不盡收，則不

盡御，

白虎通義諫諍篇云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不盡味而食之畢云主御爲韻王云古音主在厚部御在御部則主御非韻

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

俞云按旱者不雨也不得爲二穀不收之名疑旱乃罕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罕饉也罕也皆稱少之謂饉猶僅也故襄二十四年穀粱傳作一穀不升謂之嗛嗛猶歉也然則二穀不收謂之罕其義正一律矣

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

畢云漢書食貨志云負擔饋饟師古曰饟亦饋字言須饋餉邵晉涵云餽與匱通鄭注月令曰匱乏也王云須饋餉不得謂之餽畢說非邵說是也

五穀不收謂之饑，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飢誤此飢餓字又畢本此下增五穀不孰謂之大侵八字云八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穀粱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孰爲饑蔬不孰爲饉果不孰爲荒與此異王云既言五穀不收謂之饑則不得又言五穀不孰謂之大侵藝文類聚百穀部引墨子五穀不孰謂之大侵者乃涉上文引穀粱傳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而衍故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十百穀部一引墨子皆無此八字墨子所記本與穀粱傳不同不可強合也下文饑則盡無祿畢依類聚

於饑下增大侵二字小御覽所無案王說是也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引饑亦作飢下無五穀不熟八字

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畢据蓺文類聚增大侵二字誤今不從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稟食謂有稍食而無祿也說文亩部云稟賜穀也周禮司士鄭注云食稍食也又宮正注云稍食祿稟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曲禮鄭注云徹去也五分之五義不可通疑當作五分之三玉藻云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此五鼎則少牢也以禮經攷之蓋羊一豕二倫膚三魚四腊五五者各一鼎徹其三者去其牢丙則唯貪魚腊不特殺也白虎通義諫諍篇云禮曰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旅免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白虎通蓋據天子而言故云三牲大荒不特殺則止不備而已大夫徹縣、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縣鄭注謂左右縣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孔疏云徹亦去也士不入學、周書糴匡篇云成年餘子務藝年儉餘子務穡是不入學也君朝之衣不革制、君朝之衣天子皮弁服諸侯則冠弁服也周禮

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又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是也周書大匡篇云大荒祭服漱不制朝服輕於祭服不制明矣蘇云革改也

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

畢云雍食疑一饔字說文云饔孰食也王云雍食當爲雍饔周官外饔凡賓客之飧饔饔食之事鄭注曰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飧饔部雍飧也饔雍古字通案王說是也糴匡篇云年儉賓祭以中盛年饑則勤而不賓大荒賓旅設位有賜與此略同

徹驂騑

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騑

塗不芸、

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之禮廷道不除范甯注云廷內道路不修除也畢云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涂道之脩遠只作涂芸蕪省文

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

畢云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也井讀如阱案阱不當云汲畢誤

其母必從而道之、

蘇云道與導同謂引也

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

畢云言重于其子王引之云重其子此疚於隊當作此疚重於隊其子疚病也言此病較之隊其子

者爲尤重也今本饑作不成文義案王說是也蘇說同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畢云說文云秊穀孰也故曰時年案年歲連讀年卽歲也畢非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俞云疾當爲寡爲之者寡食之者衆則雖有豐年不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爲者疾則不可通矣蓋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知其非也案俞說未確此疑當作爲者疾食者寡則歲無凶爲者緩食者衆則歲無豐此上文咸以歲善與歲凶對舉是其證今本挩食者寡至爲者緩十字文義不合遂舛矣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禮記坊記鄭注云先民謂上古之君也書伊訓孔疏引賈逵國語注云先民古賢人也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畢云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

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憂民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詒讓案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與此書所言正合王充論衡感虛篇亦云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是古書本有二說也

此其離凶餓甚矣。

畢云離讀如羅詒讓案凶餓當作凶饑即家上三穀四穀不收而言下云不可以待凶饑又云民見凶饑則亡皆其證也此涉下凍餓而誤

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倉舊本譌食俞云食乃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食字即此文粟字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食也家俞校是也今據正

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

要離殺吳王子慶忌見呂氏春秋忠廉篇高注云慶忌者吳王僚之子也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及吳越

春秋闔閭內傳並以慶忌爲王僚子惟淮南詮言訓許注以爲僚之弟子未知孰是畢云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蘇云去下據上文當脫備字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王引之云禦敵謂之待魯語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並云待禦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孟子公孫丑篇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畢云寶爪守爲韻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周書命訓篇云極賞則民賈其上賈其上則民無讓無讓則不順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椁畢云舊作槨俗寫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畢云當爲謝荀子王

蘇云臺謝甚高楊倞曰謝榭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榭本亦作謝謝知古無榭字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畢云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畢云離讀如羅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畢云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畢恭夏教故義略同案畢據周書文傳篇文此文亦本夏箴而與文傳小異攷穀梁莊二十八年傳云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與此文略同疑先秦所傳夏箴文本如是也又御覽五百八十八引胡廣百官箴敍云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蓋即指此若然此書當亦稱夏箴與周書同而今本挩之

辭過第六

畢云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

也詒讓案此篇與節用篇文意略同羣書治要引幷入七患篇此疑後人妄分非古本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畢云舊脫室字據太平御覽增詒讓案趙蕤長短經適變篇引亦有室字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就陵阜而居穴而處穴上疑挩一字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畢云王太平御覽引作人爲宮室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制曰室高足以辟潤濕謂堂基之高舊本挩室字今據羣書治要補辟治要長短經並作避濕字治要無畢云辟避字假音邊足以圉風寒畢云邊太平御覽引作中非圉李善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平御覽引作禦卞篇云圉禁也上足以待雪霜雨露王引之云待禦也節用篇待作圉圉即禦字也宮牆之高禮記儒行鄭注云宮謂牆垣也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牆高二字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畢云謹廑字假音

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舊本挩凡字今據治要補畢云此下舊接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云云今移役畢云當云以其常役上脫三字脩其城郭則民勞

而不傷。以其常正，蘇云正同征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道藏本財民作民則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本此三十九字在作海婦人治之下盧文弨校云當在此畢據移正王云作斂與籍斂同籍古讀若昨節用上篇其籍斂厚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治要作使上二字誤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便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治要作使身誤不以爲辟怪也。畢云辟僻字假音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長短經作故天下之人無可得而治四字財用可得而足。長短經有也字當今之主，長短經作王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治要長短經並無作字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畢云已上六句太平御覽節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長短經法下有而字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振舊本作賑俗字今據治要正故國

貧而民難治也長短經治作理蓋避唐諱改君實欲天下之治而
惡其亂也實治要作誠當為宮室不可不節王引之云當猶則也古
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茭畢云衣皮蓺文類聚引作衣皮毛非說文
云茭乾芻王云乾芻非可帶之物畢說非也說文茭竹索也其草索則謂之茭尚賢篇曰傳說被褐帶索
謂草索也此言帶茭猶彼言帶索矣詒讓案禮運說上古云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帶茭疑即喪服之茭帶
傳云絞帶者繩帶也冬則不輕而溫長短經作煖案下文輕煖常見似是夏則不
輕而清曲禮冬溫而夏清釋文云清七性反字從冫秋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說文仌部云清寒
也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情治要作混猜二字誤故作誨婦人
長短經作上有聖人二字與下文同但上已云聖王則此不當重復恐不足據治絲麻畢云治下
舊有役脩其城郭云云四十入字今移前梱布絹畢云梱字當為稛說文云絭束也詒讓案非樂
上作綑布縿非命下作梱布縿此梱或當為綑亦稛之叚字絹當為繰繰與縿通故彼二篇又誤為縿詳非
樂篇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說文糸部云練湅繒

也繪帛也。畢云：中讀去聲。案畢說非也。中即中衣。凡上服以內之衣通稱中衣。深衣鄭目錄云：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練帛即素也。詩唐風揚之水孔穎達疏云：中衣者，朝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儀禮聘禮賈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襌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褐衣，褐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案褐衣亦通謂之中衣，冬或服裘，或服袍襺，皆有中衣。中，經典亦作衷。說文衣部云：衷，裏褻衣。穀梁宣九年傳云：或衣其衣，或衷其襦。范注云：衷者，襦在裏也。是對文衷爲裏衣，散文則通言衣。故鄭用中篇云：冬服紺緅之衣，足以爲輕且暖。

足以爲輕且煖，

畢云：文選注引作煖。詒讓案：後文煖字兩見，說文火部煗煖並訓溫也。長短經仍作煖。

夏則絺綌之中，

說文糸部云：絺，細葛也；綌，粗葛也。禮家說以絺綌上加中衣，此即以絺綌爲中衣，則內衣通得謂之中也。

足以爲輕且清。

舊本抗煖至且十二字，畢本據北堂書鈔增煖夏則絺綌輕且七字。王云：夏則絺綌輕且清，本作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與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對文。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作冬則練帛輕且煖，夏則絺綌輕且清，省文也。若下二句內獨少之中足以爲五字，則與上二句不對矣。羣書治要所引上下皆有此五字，當據

補案王校是也長短經引云夏則絺綌足以爲輕凊亦有足以爲三字
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爲衣服
舊本挩之字今據治要補
適身體和肌膚
畢云北堂書鈔引云以適身體以和肌膚
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
長短經非下有以字
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
感治要同
案當爲惑之誤也字治要無
是以其民儉而易治
長短經引儉上有用字
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
畢云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詹高誘曰詹足也詹讀如澹
府庫實滿足以
然無爲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从貝字此俗寫
待不然
不然謂非常之變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顏注引張揖云不然之變也治要作不極蘇云不然疑當作不時並誤
兵革不頓
左襄四年傳甲
兵不頓杜注云頓壞也
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

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舊本作王長短經同今據治要正與上下文合）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煗、（治要作煖下同）夏則輕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長短經無作字）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舊本倒作衣之俞云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詒讓案長短經正作以爲文彩靡曼之衣今據乙小爾雅廣言云靡細也漢書韓信傳靡衣媮食顏注云靡輕麗也文選七發李注云曼輕細也）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大戴禮記保傳篇云玉佩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珮治要作佩長短經同畢云當爲佩古無此字）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治要作以身服之）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前云情猶實也煗之情猶言煗之實云益者有益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此非云益煗之情猶曰此非有益煖之實上文曰冬則輕煗夏則輕凊而此獨言煗者衣固以煗爲主耳）單財勞力、（單亦盡也詳上篇）畢歸之於無用也。（舊本捝今據治要增）以此觀之、（以長短經作由）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

（長短經下有也字）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治要長短經並無好字）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作誠）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治要無時字）素食而分處，（素食謂食草木。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果蓏素食當十石」，素，蔬之叚字。淮南子主術訓云「夏取果蓏，秋畜疏食」，疏俗作蔬。月令「取蔬食」，鄭注云「草木之實為蔬食」。禮運說上古云「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即此素食也）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畢云：古只作埶。說文云：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呂氏春秋重己篇云「昔先聖王之為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治要故字在民富上）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治要無作字）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蒸與烝通。毛詩小雅瓠葉傳云「炕火曰炙」。禮記禮運鄭注云「炙，貫之火上」。治要無魚鼈二字。畢云：太平御

覽引此炙作庖鼈作鬻

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

畢本作美食方丈云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据文選注兩引改美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則方丈案畢據文選七命及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所引校也王云美食二字與上文相複畢改非也羣書治要引作前方丈則魏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文選注引作美食方丈者此以上文之美食與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芻豢以下十七字乃是約舉其詞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前則方丈句法較爲完足詒讓案孟子盡心篇云食前方丈趙岐注云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

目不能偏視手不能偏操口不能偏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

畢云飾若覆食之冪是也饐說文云飯傷濕也洪云案飾饐與凍冰對文皆言其食味之壞飾饐當作餲饐爾雅釋器食饐謂之餲郭璞注飯穢臭論語鄉黨食饐而餲孔注饐餲臭味變也飾本作飭餲飭字形相近俞說同張文虎云覆食之冪義不當爲飾飾饐羣書治要引作餕饐是也玉藻日中而餕注云餕食朝之餘也論語鄭注云食餘曰餕餕饐者謂食餘而致壞也案撰說近是飾治要作餕則疑酸之借字荀子正名篇云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楊注云酸暑浥之酸氣也於此義亦得通張望文生訓不足據

人君

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畢云當爲餒說文云餒餓也）雖欲無亂（畢云舊脫雖字太平御覽增）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作誠治上王校增之字）當爲食飲（當作飲食）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畢云全太平御覽引作完治要引亦作完詒讓案意林同）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令治要作禁法上舊本有故字王云故字涉下故字而衍羣書治要無）民不勞而上足用（畢云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詒讓案治要亦作上足下治要有以字）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全治要亦作完具下有矣字）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治要作以爲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

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治要作飢下同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衺，治要作邪姦衺多，則刑罰深，此句首舊本無姦衺二字王云舊本兩姦衺脫其一則義不可通今據羣書治要補刑罰深，則國亂，治要國上衍國字畢云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作誠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回字譌蘇云當作同亦未壞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私謂妾媵私人顧云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古聖王蓄私不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小爾雅廣

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索左襄二十七年傳云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杜注云偏喪曰寡寡特也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眾當今之君畢云上俱作主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畢云女舊作子一本如此故民少君實欲民之眾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畢云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詒讓案此篇所論蓋非樂之餘義

程繁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程子詒讓案公孟篇亦作程子蓋兼治儒墨之學者問於子墨子曰夫子曰舊本無此三字王云聖王上當有夫子曰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

今夫子曰聖王不爲
其證案王說是也今
聽治息於鐘鼓之樂
竽瑟之樂周禮小胥大夫無故
達疏以爲不命之士
樂亦有鐘鼓致貫子
琴瑟公羊隱五年何
白虎通義禮樂篇云
北面之臣非專事子
秋說題辭亦謂樂無
秋緯略同農夫春耕夏耘
藏畢云古只作藏息於聆缶
缶字之壞王云今本
瓴即領字也但移瓦
部七缶下鈔本文平
墨子並作吟缶吟亦
故今本謂作聆諸類
其刻本御覽作吟諺
吟缶爲吟謠耳上文
竽瑟此云農夫息於

樂是據增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
鐘鼓請金奏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
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
不徹縣則無故不徹琴瑟孔穎
若命士士特縣若然士大夫之
新書審微篇云大夫直縣士有
注引魯詩傳云大夫上日琴瑟
詩傳日大夫士琴瑟也大夫士
民故但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
大夫七制此書義蓋與魯詩春
畢云說文云積除苗問椺也耘或字此省文秋斂冬
之樂畢云聆當爲領聆缶太平御覽引作吟謠是也缶是
墨子作聆缶者聆乃瓴字之謂
於左移今於右耳北堂書鈔樂
御覽樂部三及二十二缶下引
瓴之謂蓋墨子書瓴字本作瓴
書謂作吟而缶字則皆不謂也
者後人不知吟爲瓴之謂遂改
云諸侯息於鍾鼓上大夫息於
瓴缶鍾鼓竽瑟瓴缶皆樂器也

飽南精神篇叩盆拊瓴相和而歌盆即缶也若吟謠則非樂器不得言吟謠之樂矣案王說是也說文瓦部云瓴甖也似缾者又缶部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詩陳風宛丘篇坎其擊缶毛傳云盎謂之缶爾雅釋器同郭注云盆也史記李斯傳云擊甕叩缻眞秦之聲也缻甕同物缻即缶之俗今

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方言云稅舍車也趙宋陳魏之間謂之稅郭璞注云稅猶脫也畢云太平御覽作脫同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俞云非字衍文予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畢云茅茨舊作第期今據太平御覽改俞云茅茨土偕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宮室言也疑後八不達第期之義而臆改之末可爲據仍當從原文而闕其疑案俞說非也若第期專以樂言則下文不當云且以爲禮畢校不誤詩小雅甫田鄭箋云茨屋蓋也孔疏云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蘇云案列女傳云流於海死於南巢

之山尚書大傳云國君之國也吾聞海外有人與其屬五百人去與此言合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九招，畢云脩舊作循今以意改巳上十六字舊脫今據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案道藏本雖亦有脫文然尚有自作樂命曰九招七字則未全脫也畢說未審風俗通義聲音篇云湯作護護言救民也蓺文類聚帝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於患害故護者救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公羊隱五年何注云殷曰大護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並與此同周禮大司樂護作濩漢書禮樂志同護濩字亦通九招卽書皐陶謨簫韶九成舜樂也史記夏本紀云禹興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嚳作九招舜令質修之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啟始歌九招周禮大司樂作九磬招韶磬字竝通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畢云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詳案毛詩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鄭箋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禮記文王世

子下管象鄭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文王作武樂武王作象樂周公作汋樂淮南子氾論訓云周武象高注云武王樂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酌武王曰象象者太平而作樂示巳太平也合曰大武此皆以象爲武王所作畢專據呂覽古樂篇以疑此書殊爲先放周禮大司樂六樂有大武而無象則大武自爲周之正樂象蓋舞之小者周頌孔疏謂象舞象文王之事大武象武王之事大武之樂亦爲象傳合武象爲一非也左襄二十九年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杜注云象箾舞所執文王之樂杜又以象爲文王樂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詩周頌疏引服虔說並同蓋皆傳聞之異

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王云御覽引作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吾是也上文云湯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即其證今本脫去又自作樂四字則義不可通因學紀聞所引已同今本書傳中騶虞字多作騶吾故困學紀閒詩類引墨子尚作騶吾今作騶虞者後人依經典改之案王說是也今據增鈔本御覽樂部三引此書騶虞又作騶吾字並通詩召南有騶虞篇蓋作於成王時故墨子以爲成王之樂凡詩皆可入樂也周禮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鄭注云騶虞樂章名

周成王之治天下也

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命與命義同蘇云此下有闕文誤字多寡之此疑當作多者寡之言凡物病其多者則務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畢云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案畢說非也因當作固今聖下當有王字此言食為人之利然人饑知食不足為智若因饑知食而謂之為智則所知甚淺固為無智矣以喻聖王雖作樂而少猶之無樂也末句無下之似無捝字

永嘉王景羲校 校語總出